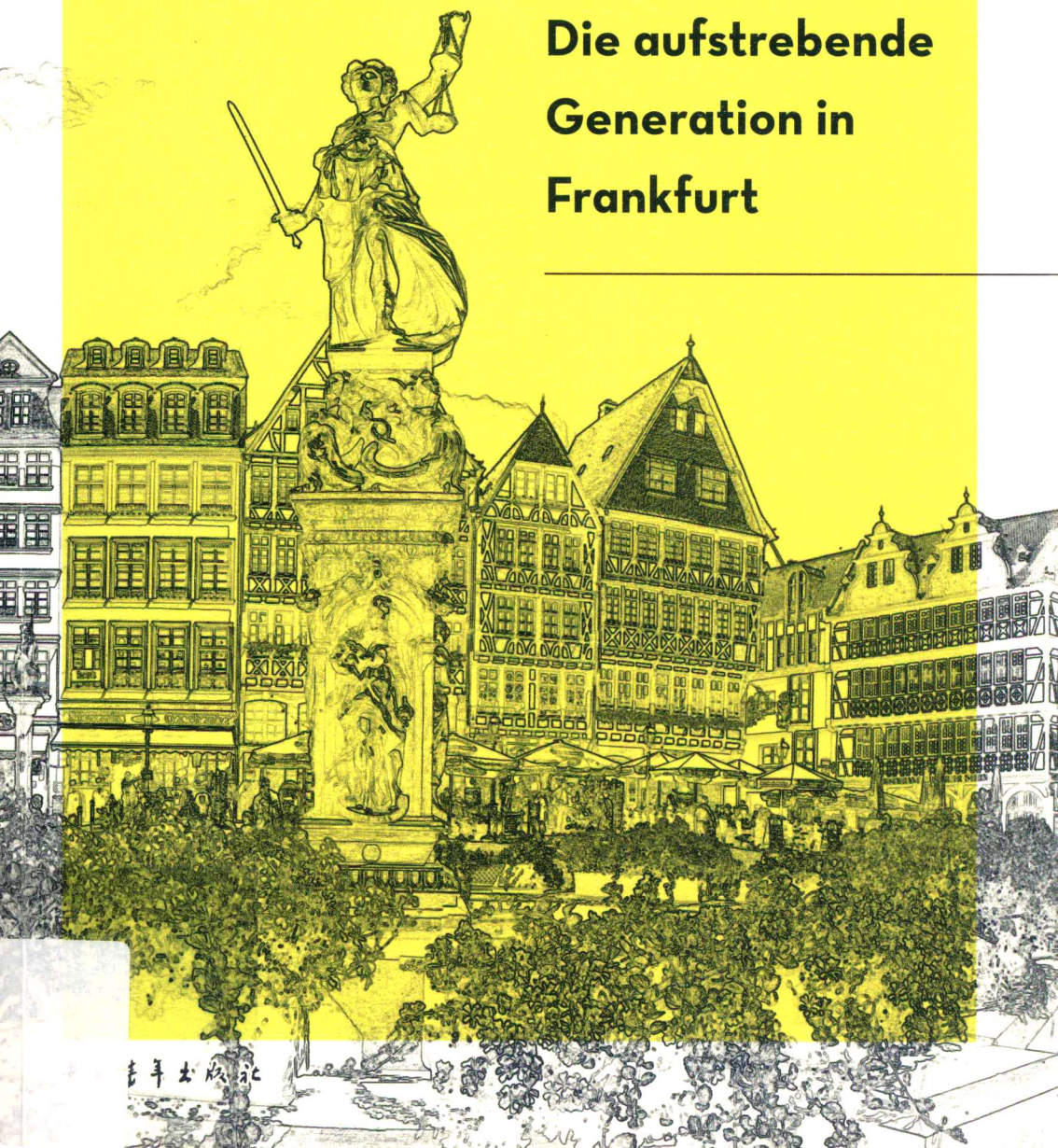


徐徐新移民小说系列

法兰克福的青春战役

徐徐 - 著

**Die aufstrebende
Generation in
Frankfu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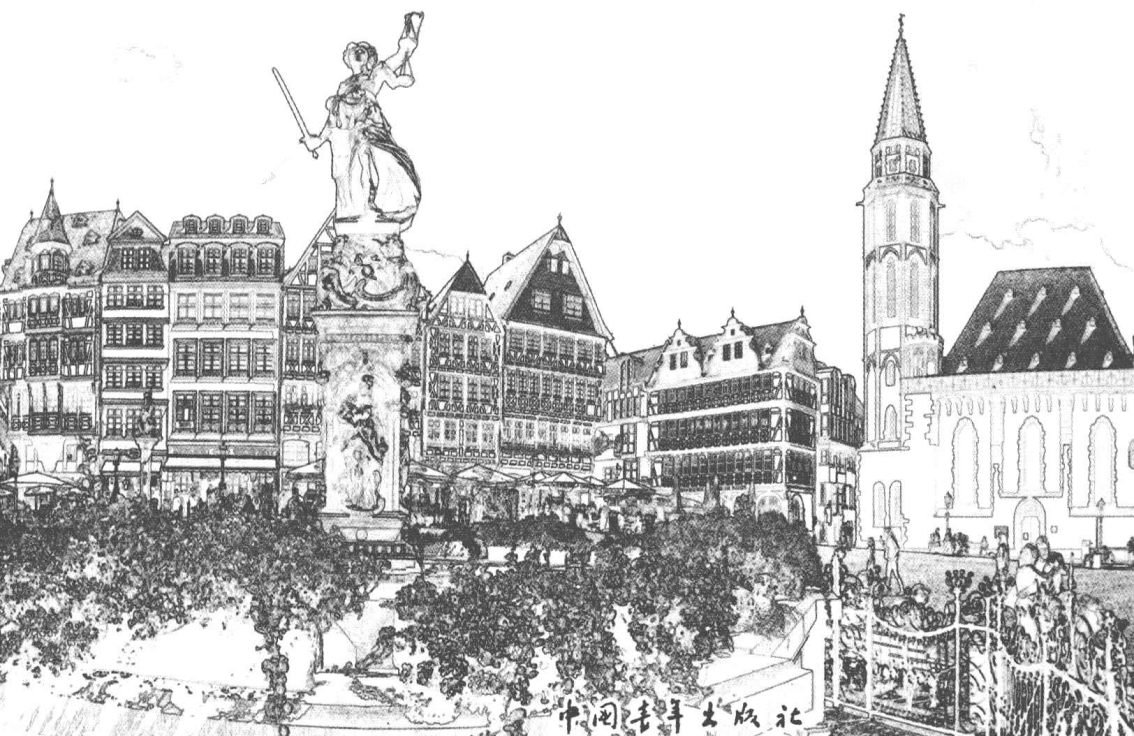


青年出版社

法兰克福的青春战役

徐徐 - 著

Die aufstrebende
Generation in
Frankfurt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兰克福的青春战役/ 徐徐著. -- 北京 :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153-3291-8

I. ①法…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0246号

责任编辑: 彭明榜

书籍设计: 孙初+林业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57350506

门市部电话: (010) 57350370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10mm×920mm 1/16 28印张 372千字

2015年5月北京第1版 201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 4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77

晚晴，有个女孩子的名字叫晚晴。

名字漂亮的女孩子，容貌也是别致的。晚晴，闭上眼睛，每每念着她的名字，仿佛空气里带了夕阳的美景，雨后的香味，仿佛又看到了她那明亮倔强又带着忧伤的眼睛，让我迷醉。

迷醉是一剂毒药，毒药的结果：作为四十岁的男人，本不该如此缠绵，但她盘踞在我心，成为我生命中唯一的女子。

而在她那一方，我显然没有同样的待遇。

法兰克福，欧洲大陆的纽约加北京，这个融合着现代时尚与传统建筑的国际大都市，有着让人无法摆脱的吸引力。这是一个让人百分百自由的舞台，只要有梦想，就可以拼尽全力在此演上一场自己的好戏。除了家乡——浙江一个叫做清源的县城之外，我的人生基本都在这里度过。我眼看着一批批华人的爱恨故事在此上演，也看着晚晴从五岁的乡下单薄丫头走向她三十来岁最为妩媚动人的时刻——当然，成熟的魅力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唯独我自己，似乎没有太多改变：有人说我晚发育零成熟，四十岁看起来仍像二十多岁的学生样。说此话者似乎是想带给我好心情，但是改变不了一个现实：我是一个配角，配角是不需要改换太多行头的。

001

晚晴被改变命运的那一年，是她十八岁、我二十八岁之时。

那一年是二〇〇一年。

我在法兰克福攻读着文学博士，专业是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能从中国小县城走出来并跨进德国的大学，且我的未来，很可能是德国研究所里的一名研究者，或者可能是大学里的老师，我由衷感谢我那能干的父亲和贤惠的母亲。

父亲开中国餐馆起家，但他坚决反对我的人生再在餐馆中重复。所以，当我九岁被父母带到德国时，尽管父亲创业的条件艰苦，按照很多中餐馆的套路，老板的孩子都会在餐馆里当小跑堂来为父母分担繁重的工作，但我不是，我的时间不是在学校里就是在各种补习班里。我的父亲要求我在一年之内赶上德国孩子，然后在十岁小学毕业（德国小学只有四年），在所有德国小学的孩子都要面临中学分班之际，进入文理中学，为未来进大学作好充分准备。

我没有父亲想象中的好能力，我做不到一年赶上人家的十年，我重读了两年小学，然后，在吃力且痛苦的补习中，跌跌撞撞冲向了那条文理中学的录取线——我以为我做得很好了，我是外国孩子哎，但现在我也进了“直通德国大学的重点中学”啊！可是几年后，一个瘦弱身材大大眼睛的五岁女孩子进入我家，我才发现这天下还有这样的不公平：有的人就是可

以轻松做到半年赶上人家五年，不用花我老爸一分钱的补习费就轻松学好德语，并在玩乐中顺便学了芭蕾、钢琴，还有骑马。

她就是晚晴，我的非亲生妹妹。

十八岁的晚晴已经非常成熟，而且迷人。她身材高挑火辣，情商超群，虽然我是长她十岁的哥哥，但若我们俩一起站在父母的客人面前，所有气场无意中都会转向她那一边，客人都会热情地与她攀谈，谈着谈着肢体语言就多了，给她端送咖啡杯的，往她手里塞水果的，握她手的，搂着她肩膀的……非常亲热。而我，根本做不到在短短一分钟之内与人如此亲切，我常双手不知安放哪里，就那么尴尬笑着。是的，我就是一配角。

晚晴的成绩还非常优秀。

十八岁的晚晴面临着申请大学的人生重要选择。德国的中学生没有高考定终身的说法，在读完十三年的小学和中学后，除了一个会考之外，他们平时的成绩会作为一个标尺，通过一个复杂的计算，得出一个总成绩，然后就用这个总成绩来申请大学，成绩越好，申请的大学就可以越顶尖。

依照平时的成绩，晚晴的总成绩在一点二分之内没问题（最高成绩为一分）。当年我是一点九分，还考得很辛苦。

老妈曾问过晚晴要考什么学校，读什么专业，是去外地还是留在法兰克福读大学。

晚晴说还没想好。

其实，照她的情商和主见，她才不会没有规划，她只是暂时还不想说而已。

老妈再催问。因为若晚晴去外地上学的话，她想为晚晴买个单人公寓，省得到时有一些租房的麻烦。若是选柏林，那就在柏林买；若是选汉堡，就在汉堡买。

“就当是给你准备个嫁妆了！”老妈玩笑地同养女说。

晚晴撒娇地一把搂过老妈的脖子：“妈，我可没想结婚呢！”

我满怀欢喜地看着这充满家庭温情的一幕。

事实上，某一段时间，在妹妹晚晴面前，我甚至常会局促，是一种紧张，还是一种在躲避与迎接之中的挣扎？

我知道，那是因为暗恋。从她十六岁时起，我就暗恋她。

我一直以为我对她的暗恋只是天知地知我知。但是一年前，当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父母为我设了一场巨大豪华的庆功宴且喝得七分醉意后，我才发现，其实我那精明的父亲老早有想法，希望未来我和晚晴能够喜结良缘：一个是自己的亲儿子，虽然能力有限情商不足但是未来会是平稳的，也会是体面的；而养女晚晴，他们太了解她了，她从六岁起就能当孩子王，未来的事业无可限量，若愿意，可继承他们开了快二十年的中华美食城，若不愿意，老人可以倾其所有拿出储蓄给她作其他商业投资。老人对自己的一儿一女最了解了，一热情一内敛，一能干一宽厚，这样理想的姻缘将会让他们喜笑颜开。

但是，十八岁时，晚晴有了意中人。意中人不是我。

而意中人，将决定她去哪里读大学。

布莱希特的间离理论是我的博士论文研究重点。但是，在研究德国伟大戏剧家的理论的同时，我越来越感慨戏剧本身最要表达的本质——命运起伏。

命运啊，命运。从中国来到法兰克福的人，每年有那么多，他们能知道自己在走进这座国际大都市之后的命运吗？

大概在二〇〇三年之后，中国流行一个词叫“成人礼”。那是因为国内一望族千金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在法国参加“克利翁名媛舞会”的中国淑女，这一单从文字上看起来就让人很有想象力的消息以及充满贵族气息的

图片在开始重视时尚风范和优雅礼仪的国内疯转，然后“成人礼”就开始大热。当然，在海外，“成人礼”早不稀罕，虽说这仪式最初流行于巴黎，却是在法兰克福华人圈里发扬光大的，因为法兰克福愿意为孩子花巨资举办成人礼的好爸好妈们太多了。

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好爸爸。

我们的爸爸，有能力，肯吃苦，有想法，能执行，会管理，他天生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家，只要离开中国那个时代因为国情捆绑而贫瘠不堪的小村庄，到哪儿，他都能生根发芽然后枝叶繁茂。而毫无怀疑的，在好企业家之前，他首先是好爸爸。

爸爸为晚晴的十八岁成年礼筹备了近半年——那时国内那位望族千金还没有因为“成年礼舞会”而进入大众的视野呢，但晚晴已经开始享受成为成年礼上女王的待遇。

爸爸的想法是，他要在莱茵河上包一艘漂亮的游轮，然后请花店把游轮打扮一新，女儿的晚礼服是定做的，船长肯定要穿很正式的服装，船上有丰盛的自助大餐，当游轮晚间行驶在宽阔河面上时，负责点燃烟花的工作人员要在指定时间给自己的女儿一个巨大惊喜……这笔费用不菲，但是，我们的老爸，他舍得花。他要为心爱的女儿留下美丽记忆。

晚晴很开心地在电脑上打印嘉宾名单，设计请柬。她是成人礼主人，所有嘉宾自然由她邀请。而嘉宾中最多的，就是她的闺蜜、朋友、同学。

托马斯是她排列在邀请单上第一位的名字。然后是朱丹——晚晴的多年好友、无话不说的闺蜜。

002

当晚晴怀着少女最开心的心情，为成人礼上最高潮的时刻——晚装舞会——而孜孜不倦作准备的时候，上海一座百分百拷贝了欧洲古堡风格的别墅里，一个年轻的中学男生，正在闹着情绪。他的面前，是一套繁杂的西式餐具以及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用餐规则，教他上西餐礼仪课的外国老师刚走，走前让他按照纸上的规则多多练习。

我没千里眼，自然不能穿透，也不能预测。是研究戏剧理论让我所敬畏且敏感的命运，帮我还原了未来的人生故事交叉在当下最初展露命运先兆的景象。

男生叫徐子涵，是上海一企业家的独子。这个企业家是位有实力的新贵，拥有以自己名字为名号的产业——天昊集团。显然，企业创始人梦想把家族企业做成品牌——关于理想或者梦想，中国企业家与德国企业家都相似。

当时的徐子涵还是个初中生。他的母亲，正在让家里的两个保姆收拾众多的行李。因为，按照录取通知书的信息，他过几天就要去离德国法兰克福不远的一家国际中学报名注册。

徐子涵没有好心情，是因为他那妈妈。半年之前，被佣人恭敬称为“徐太太”的徐子涵母亲着魔一样地在全世界范围内为宝贝独子寻找最好

的贵族学校——徐太太可能是中国最早一批一心要把孩子送往国外学校接受“贵族教育”的母亲了。

美国的贵族根基太浅，加拿大的冬季太长，法国意大利太乱，英国的教育文凭在国际上不够硬……半年折腾后，徐太太花了二十万，在国内一家中介机构的帮助下，拿到了距离法兰克福约三十公里的一个小镇上一所叫做赫勒霍夫国际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中介把这个国际中学吹得神乎其神：“德文中‘赫勒’是更亮的意思，‘霍夫’是庭院的意思。在欧洲，很多贵族的地方都是带着‘霍夫’的，比如大名鼎鼎的荷兰库肯霍夫郁金香公园，法兰克福也有个五星的、老派又贵族范儿十足的‘法兰克福霍夫酒店’……”中介的神情很虔诚，徐太太听得神往不已。她的先生是二十多年前白手起家，近十年才巨富，“贵族”这样的字眼，对她有种巨大的杀伤力。

介绍完名字，中介又介绍这学校的师资：“总共五百名学生，教师职工有一千多名，全寄宿，英语授课，还要学法语拉丁语。你知道拉丁语吗，那又是很贵族的一门语言！你知道报这所中学的都是什么人吗？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高级职业者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不是律师就是医生，或者是演员，还有教授，对了，还有的是足球棒球冰球明星呢……跟他们在一起，不到一年，你家公子就积累了多少国际人脉啊！”

“至于学费嘛，也不贵，每月三千欧元，除去假期，每年连三万欧元都不到。要知道，他们可是全天候寄宿的。你知道孩子们都吃什么吗？都是最正宗的西餐，都是很讲究就餐礼仪的……对了，他们还有统一的校服。你知道那校服有多漂亮吗？他们是非常注重着装礼仪的……能进这样的国际中学啊，你那个英俊的儿子很快就会被培养成小贵族的啦！”

徐太太兴奋不已：一年才三万欧元，国内的贵族学校也是这个价格啊，那肯定是国外的贵族学校更好呀。

二〇〇一年，欧洲刚刚开始实施统一的货币欧元，当时欧元的兑换价

格比美元便宜。三万欧元，约二十万人民币。

带着对这所还没见过的学校的崇拜和向往，徐太太迅速买好机票，为儿子办好国内学校的退学手续，吩咐保姆火速为儿子整理行装。

徐子涵，这个面容英俊但还很孩子气的十五岁少年，面对风风火火的母亲不容置疑的命令，有心违抗却无力实施。他了解自己的母亲：做事泼辣，欲望强烈，树立了目标就必须实现。若没她的帮助，她的夫君掌握企业小帝国的进程肯定会慢几拍。自己年龄还小，与母亲之间，一半是亲人一半是敌人，不，半个是拌嘴冤家半个是亲密伙伴，算了，还是从了她吧。但是，想到一下子就要分别的那些小伙伴，还有对于未来无可想象的校园前景，徐子涵一点激动的感觉都没有。望着满脸兴奋的母亲，徐子涵忍不住揶揄道：“老妈，你这么开心，要不代替我去念这个贵族学校吧。你这么聪明能干，去国外念书也挺好的，顺便把你的文凭给补一补。”

徐太太“啪”地甩过去一个LV包，里面是一摞光盘：“臭小子，嘲笑妈妈中学都没毕业是吧？告诉你，我也在学德语的，你妈若是文盲你会看得上你妈吗？我还要去法兰克福陪你三年呢，全职当陪读妈妈！”

徐子涵瞪大眼睛，原来老妈还要圈养自己三年啊。

那一年，那一季，那一时，从后面的人生交叉故事来看，还有更多的人在为今后在法兰克福的相遇作着准备——

黎阳，一个刚从中国名牌大学毕业的计算机专业学生，二十三岁，踌躇满志地进了一家薪水颇高的民营大公司担任工程师，这公司后来把名号打到了全世界各地，包括法兰克福著名的蔡尔大街，巨大的带着汉字的广告在那里骄傲地竖立。黎阳的起始工资是每月八千人民币，工作地是上海。黎阳来自浙江小城市，虽说大学毕业了但是衣着还是有点土，每月八千人民币在当时是巨款，这让他感觉非常幸福。这份理想工作的唯一不完美处是要经常加班。但他不介意，他那比他小三岁的女友冯晓晴——就

是晚晴的姐姐——也不介意。年轻并且精力充沛的黎阳喜欢加班，加班结束后走出公司大楼，收看过还在上大学二年级的女友晓晴的晚安短信，然后在大上海凌晨一点依旧喧闹的大街上点一碗十八块钱的日本拉面。他觉得这样的生活又小资又接地气。

他的理想是：加油挣钱，三年后把漂亮女友娶回家当媳妇，买房买车，在上海落地生根。

史提芬·冯·迈耶博士，德国葡萄酒商，大学里葡萄酒酿酒专业的客座教授，这位保留着德意志贵族称号的老男人，尽管已经不再拥有富豪的财富，但保留着绅士的身段。此时，他正为第一次去上海的葡萄酒展会作着准备。对于不久之后的中国之行，他感到好奇，也有一丝亢奋。在他的想象中，中国，那是一个集合了美国的现代、意大利的混乱、希腊的古老，但是很可能没有德国的严谨和理性的巨大之国，他要去亲身体会一下。

003

我来说说我们的家庭情况吧。

我叫陈建中，建设中国的意思，我有个弟弟叫陈建国。我是九岁时被父母带往德国的，那时父亲在家乡亲戚的提携帮忙下移民德国。那个时代的移民，职业基本就是一条路：当大厨或者开餐馆。

我的父亲很给力，他实在是个很优秀的男人，既不怕苦，而且又有眼

光，当然最重要的是他还有一个贤内助。最初的创业极其艰辛，但是数年过后成绩显著——德国真的是个公平竞争的国家，只要足够勤劳，聪明能干，无不良嗜好，积累财富是毫无疑问的。来自中国浙江的很多家族，选择在餐饮业打拼，后来都有良好的家境为后代提供优越的教育条件，无非是财富多一些少一些的小区别而已。

我目睹了父母亲的刻苦打拼，但父亲并不想让我继承他的事业，他知道我不是那块料。我能做的事好像也就是读书，而且还读得不轻松。小学比人家多读了两年，大学成绩不算拔尖，因为学的专业比较冷门，找不到工作，就又找了位教授继续读博。读书的日子比较适合我。

我有个弟弟比我小十岁。因为要打拼餐馆，弟弟一出生就被父母送回浙江清源请老家亲人带。当我十五岁的时候，有人从中国来到我家了——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来的不是我弟弟，而是晚晴，她替代我的弟弟建国来到了德国。

这是一个有点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好像只有中国人有想象力和执行力来操作这样的事情——我的妈妈一直想要个女孩子，想女孩子想得有点走火入魔。而很巧，在清源她有个童年伙伴，很要好的那种关系，俩人差不多的年龄，她连生了两个女儿，大的叫晓晴，小的叫晚晴，晚晴与建国同岁。当建国被我爸妈扔在清源老家时，一直想要个男孩的晚晴妈妈就经常去照看。在祖父年老无力照看孙子的时候，她就把建国带到自己家里当儿子照看了。这么一来二去，建国与晚晴妈妈互相离不开了。所以当我父母要把孩子带回德国时，建国死活不肯来，晚晴妈妈也眼泪汪汪，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出现了：我爸妈把晚晴收为养女，带回德国当女儿养；而亲生儿子建国，依旧在国内的养母那里，等他成年后再自己决定是否来德国。

二十多年前，德国的生活条件远比中国好。当小晚晴穿着一件明显大一号的连衣裙怯生生走进我家时，她显然被整齐有序的家具、漂亮的窗帘、尤其是那个现代化的厨房，还有牛奶、香肠、冰激凌、酸奶、布丁等

好吃食物填满得满满的大冰箱怔住了。我看见她舔了一下嘴唇，眼睛明明亮亮。接下来在我妈妈的引导下，她第一次喊了我一声“哥——”。

那一声“哥”一直烙在我的脑子里。

十年过后，十五岁的晚晴，其成熟度远超过当年十五岁的我。在社区里她是孩子王，学校里她是领袖，上电视表演舞蹈不稀奇，稀罕的是小小年纪参加烹饪比赛还拿到了名次，她还代表学生与校方对话，维护学生利益……这样的情商我是不敢想象的，我只会一人安静地看书。在德国生活的孩子都发育比较早，十六岁不到，身材骄傲眼神明亮的中国少女陈晚晴走在大街上就能灼伤一大片德国少年的眼睛。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已经在大学里读完硕士无所事事的我，突然发现自己暗恋上了妹妹。

因为是自己的妹妹，我坚决不敢说一字，甚至有段时间，我都不敢认真地看她的脸，就怕目光会转向她的脖子、她的胳膊、她的胸部……我宁愿更多时间呆在自己房间看书看电影，或者去俱乐部找朋友下棋。

因为自己晚发育晚成熟的恋爱，以及暗恋带来的纠结与苦楚，所以后来看到徐子涵与晚晴的无意邂逅，并引发了那男孩持续多年的少年初恋故事，其热烈，其痛楚，其失落，其幸福，都让我深为理解。

004

很显然，在上海自家地盘上向来说一不二的徐太太这次确实是被忽悠了——才到德国两周，就发现那个被中介吹得神乎其神的贵族中学只是一

个普通之极的以英文授课的国际中学而已。

徐子涵到学校的第一天就发现不对劲。被中介说得神乎其神的“贵族中学”，如同中国很多新兴学校一样，从里到外透着四个字：大兴土木。贵族学校，哪怕没有几百年历史，那怎么也得有几十年历史吧，怎可能像是中国新农村一样都是最新的建筑呢？

再进入课堂一看，吓人，一个班里十八个学生，超过三分之一是亚洲脸，其中一半又是中国人。

四个中国人，三个来自上海！第一天，徐子涵说得最多的就是上海话。万里迢迢跑到德国的国际学校来说家乡话也就罢了，问题是，来自上海的另外两人是“移二代”，自成一个圈子，其父亲或者母亲不是在德国拿了博士就是大公司的科研者，有种学者的清高味道。刚从国内过来的“新贵二代”徐子涵，暴富气味太重，不在他们的圈子之内。

徐太太一看不对，立马一个长途电话打给中介，痛骂一顿，中介还透着委屈：招生广告上是写着赫勒霍夫国际学校向中国招生啊。

总共招多少？

三……三十个，中介说。这是中介一直没向徐太太透露过的信息。

“妈的，我说得很清楚，我是要为儿子找一个全班只有他是中国人的真正的贵族学校！”徐太太愤怒之极，在大街上怒甩手机。

搞清楚了，平心而论，这所中学，除了新，其他也没什么可以挑剔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为周围为数不少的海外家庭而设立的一所国际中学（因为附近有个规模超大的高科技跨国公司，有很多是流动的海外职员），英文授课，部分学生可以全日寄宿，以方便一些父母都要工作的学生。它自己从没有打过“贵族学校”的幌子，但是为了扩充生源，就向亚洲一些国家招生。而中国的中介，自作主张把它描绘成了一所全日制的贵族寄宿学校。

没有朋友的徐子涵在德国最初两个星期的日子过得很不愉快。

他想念国内的小伙伴，想念国内的老师，他想回去，但是老妈态度坚决：来都来了，怎么可能回去？回去丢死人了！

徐子涵说：我才没觉得丢脸。

老妈徐太太眼珠一转：你先上着课，我另外再去给你找个好学校，肯定那学校里只有你一个是中国人。

徐子涵没好气：怎么找？除了找中介你还能干什么？

徐太太从来不缺奋勇拼杀的勇气，一听儿子这般不信任，勇猛之心立马激发起来：儿子，你等着，我肯定给你找个真正的好学校！

徐子涵老妈开始了亲自为儿子寻找名校的艰苦历程。那必须是一所真正的好学校——校园古朴，老师渊博友善，最好有贵族传统，周围同学都是拔尖的精英，而且，要没有其他中国人，更不能有东欧人非洲人等。

这是一位中国母亲为孩子能受全世界最好教育而给自己下达的任务。

在法兰克福无亲无故，毫无信息源，而且外语蹩脚，这任务对于徐太太，怎么看都像天方夜谭。不过，徐太太就是徐太太，她能辅助老公成为上海的富豪，自然有自己的能力。

在中国有学区房的说法，也有择名校的各种花招，徐太太有钱，她想在德国试试看这些外围路线。

她先找到一家房产中介，用蹩脚的外语并且连比带划地表明来意：想买房帮儿子进好中学。

房产中介听了半天，没明白。

徐子涵老妈的英语不好，只能用简单的英语一个词一个词地蹦：“你们……有……会……中文的人吗？中文……中文？”

中介摇头。

徐子涵老妈没了耐心，没好气地说：“这是什么中介？连个中文翻译都没有！”

说着，徐子涵老妈从口袋里掏出两张信用卡，然后在白纸上画了一个房子，接着又画了一所学校。

中介总算明白了她的意思——她要买学校附近的房子，立马点头表示有房源。

“不不不！我儿子要进这学校！是要著名的学校！”徐子涵老妈拼命强调，她知道“著名”的英语，于是在学校上标出了“famous”。

中介面面相觑，几个员工聚集在一起讨论。

幸好中介公司里有个马来西亚的华裔，来德国多年，汉语说不好，但能表达，在她的奋力帮助下，大家大致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这是他们遇到的第一个有如此特别需求的客户，这客户来自中国。

中介主管双手一摊：“女士，抱歉我帮不了您的忙，我们的业务还没有延伸到买房子还要捎带进好学校，可能整个德国也还没出现这样的业务！”

徐子涵老妈悻悻地走出中介所大门，边走边嘀咕：“德国人真是死脑筋，没有这样的业务那就赶紧开展啊，你帮我一下，我肯定会成为你们的大客户，你们不帮我，就等着后悔吧！”

不过，马来西亚华裔很快冲过来，递给她一张名片，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说：“夫人，您若有需要，请给我电话，我很乐意随时为您服务！”

徐太太满意地收下名片：“这才是正常中介应该有的服务精神嘛。”

第一步出师不利，但徐子涵老妈不泄气。

她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缺少信息。不过聪明的她马上想出一个主意——每天晚上都去法兰克福最热闹的中餐馆打探。

我爸的中华美食大酒家一度是法兰克福人气最旺的餐馆，上下两层，楼下大厅楼上包厢，因为空间大，常会举办一些活动，生日宴会或者公司